

永生難忘的和平

自我呱呱落地開始，從不曾在外地單獨過夜的我，竟然會遭遇到台灣醫療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的封院事件。

市立和平醫院是否有收治 SARS 患者的問題，在封院前的兩週甚囂塵上，院方給我們的訊息是因為和平醫院各項條件不足，不可能收治 SARS 患者，而處在牙科中的我及同仁們，對於這個問題也抱著相信院方的態度，但這一切到了4月24日中午和平封院的那一刻起，終於有了很明確的答案。

4月23日早晨，從新聞中得知和平醫院發生院內醫護人員感染 SARS 的消息，心頭一怔，我們所最不希望的事件還是發生了。雖然此時的新聞將消息批漏，但是一切看起來好像還在有關當局控制當中，事態似乎並不嚴重。

4月24日，正是我在國立陽明大學接受一連三日醫用游離輻射防護講習班的最後一日。考完試後在回家路上，接到牙科同仁的通知：「和平封院了，疾病管制局正式接管，妳趕快回來接受隔離吧！」剎那間六神無主，趕緊回到家準備好所需的物品後，便回到醫院接受隔離。

也許是國外電影看多了，原以為有關當局對封院有充分準備的我，從踏進醫院的那一步起，才知道院內的物資及準備是不足的。基本的檢疫沒有實行、分層分級隔離未啟動、防護衛材也呈現匱乏的狀態。整個和平醫院人心惶惶、號令不行。「危機總動員—和平醫院版」正開始上演，每個人都猜測有關當局的下一部措施為何，悲觀的人甚至開玩笑地說：「會不會有戰鬥機來把醫院炸掉！」。諷刺的是，我們這時所能獲得的消息是來自各大電子媒體，並非來自院方本身。抗議、拉白布條及投擲抗議書的各式行為頻頻出現。一位護士衝出封鎖線的舉動，也讓台灣因而上了國際新聞頭條，但是這位護士的主要訴求，是為了突顯倉卒封院準備不足的嚴重性，





文 / 吳玟潏

讓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暴露在極度危險的戰鬥環境下。也因為這位護士，有關當局終於正視我們的需要，陸陸續續將各項物資及衛材送至院內。而葉金川教授的進駐，宛如注入一只強心針，讓快被 SARS 病毒擊潰的和平醫院，重新布築一道新的防線。醫院未來醫療的方向，院內人員的換班、撤退，才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而每日固定的院內廣播，成了安定人心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對我們大多數的同仁而言，是第一次經歷 SARS 冠狀病毒的威力。在一個與外界不相通的環境，前線醫護人員不斷有人倒下的消息傳出，以及不知道哪一天是隔離之始的 14 天情況下，院內同仁的情緒緊繃到極點，無論是不是第一線的人員，都極度希望隔離有結束的一天。除了要與看不見的敵人對抗，還要與內心的恐懼奮戰。人性的醜惡與光輝，也不斷地在這樣的環境中交相上演，編織出一幕幕令人驚歎的場景。有人裹足不前，選擇當了逃兵；也有人奮勇向前，不斷地與病魔戰鬥。有人方寸大亂，慌亂手腳；也有人意志堅定，義無反顧。

抗疫視同作戰！抗疫視同作戰？對我們而言，在防護不足，設施缺乏，隔離病房不夠的前提下，要與一個傳染力極高、死亡率不低的病毒抗戰，其勝負不戰自分。對於一個新的疾病，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要如何做好自我防護，也沒有人告訴我們要如何照顧 SARS 患者。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僅能憑



藉著其他國家的治療經驗，與自己的醫學知識，鼓起勇氣給予染病的患者支持性療法。

正當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各國積極防堵 SARS 之際，台灣的起步就略顯緩慢，並未因為他國之鑑，而預先做好抗疫準備。新加坡政府認為，SARS 的防堵要從政策上著手進行，因為截至目前為止，並不能就醫療上積極地消滅這場瘟疫。那台灣呢？隱瞞疫情、輕忽大意、以及有關當局的準備不足，成為瘟疫擴散的幫兇，也間接使得醫護人員暴露在危險環境下，甚至讓他們犧牲。

5 月 14 日，終於結束了基河國宅的隔離期，從新聞中得知，在我們之後有台大的醫療人員也要撤退到這裡，各大醫院的戰情也顯得吃緊，台大、馬偕、長庚都有醫護人員遭受到感染，醫護人員持續在防護不足的環境下作戰，多麼令人心痛！和平封院，有關當局又學到什麼？步出基河國宅，我絲毫感受不到喜悅，反而替台灣第一線的醫療人員感到憂心。

和平封院的政策是否適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縱使封院是對的，就整個過程來看，相關措施及細節部分，顯得略為粗率又欠周詳。有了和平封院，仁濟封院事件，便顯得較有條理。相信和平封院能帶給大家更大的醒思，能讓有關當局在處理類似事件時，有更妥善的籌畫。

寫這篇文章之時，和平林重威醫師以及長庚林永祥醫師不幸捐軀的消息，接連從新聞中傳來，心痛之餘，衷心祈望他們的犧牲能喚起更多人的覺醒，讓有關單位能從和平封院的過程學到教訓，提出明確的抗疫政策，擬出標準作業程序，蒐集各項應需衛材，不要再讓第一線的醫療人員因此而折損。每一個折損，都是我們社會沉痛的損失，也嚴重地影響到我們的抗疫戰力

台灣加油！

（作者為本校牙醫學系畢業校友（842），現任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牙科住院醫師）